

柳叶刀

缘起

林新宏 著

四川地震，三十年来，我们约定——
作为客座教授，他在岭南医科大学为期二
个月的工作已经结束，就要回美国去了。他是
美国犹他州大学医学院的颅脑外科专家。而
川大地震震撼了世界，也震撼了他的心灵。长
期以来郁积于心的对四川情结一夜之间被注
入巨大能量，一股向前的动力。他强烈要求参加
抗震救灾医疗队。
林新宏云：我的要求未获批准。抗震救灾医疗队

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

Leave your dreams
outside the island

把梦 留在岛外

李米苏
— 著 —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把梦留在岛外 / 李米苏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17. 8

ISBN 978-7-5090-1255-0

I. ①把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95521号

书 名: 把梦留在岛外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 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8456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278千字

版 次: 2017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9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255-0

定 价: 4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自序1

给自己松绑

2017年的4月1日这一天，平淡无奇，喝光杯中最后一滴清水，我从公司下班回家，穿过熙来攘往的人群钻入地铁口，立刻涌来一股隐藏了至少数十年的霉味，带着潮湿和腐朽的气息，扑打着我的鼻尖。

人很多，挤挤挨挨，目光涣散，面无表情，冷得如一条条冰过的三文鱼，全无鲜活气息，生活是刀，刀刀将鱼剥成薄片，鱼在案板上，任由切割。

我穿了一件黑色的外衣，额前碎发参差不齐，怀里抱着背包，目光与其他人无异，一脸茫然——被生活折磨得失去光彩和表情，只剩下一张张面具。忙碌整天之后的松懈，连皮肤都忘记了向别人微笑示好，全都塌倒在一处喘着微弱的气息。

那时候，我突然问自己：为什么要这样累死累活呢？于是，我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——辞职。从此不再打工，所以，我很快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身边的朋友。

“你是疯了吗？”得知我的想法后，石头这样发给我，接着他又说，“我知道了，今天是愚人节嘛。”

今天是愚人节吗？我翻看朋友圈，果然是。

朋友圈里一部分人在说着各种谎话，一部分人则在怀念张国荣，我的青春往事里也有张国荣。1997年6月30日初中毕业晚会之后，我们喝了点酒，一群同学跑到附近的镭

射小电影院里，看了一场《春光乍泄》，深夜十二点之后，整座小城沸腾了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震得我们从电影院里跑出来，纷纷打听怎么了，原来7月1日香港回归了。

后来，我去了佳木斯读高中，1998年9月伙同几位不太熟悉的校友离家南下，抵达中国南方时尚之都广州，开始了我漫长无尽的流浪生涯。

这些故事讲过无数次了，我也一直想把它写成完整的小说，留给将来的自己看，所以，大概十年前，已经在上海生活的我提起笔，把过去记录下来，写了四五十万字的底稿，再分时间和章节做了更详细的修改。于是，你们看到了《行走的男子》和《就算世界与我为敌》，当然这期间还有一本《谎言西西里》。今天这本书《把梦留在岛外》也是经由我的青岛往事改编而成，不是以第一人称“我”来写，而是虚构了一个名叫“宋梨安”的男孩，故事发生在他身上，我想应该不会再有人拿着书打电话给我父亲和姐姐，询问真假了。

《把梦留在岛外》写男孩宋梨安在“翡翠岛”的成长，这次我想换一种笔法，用了很多维度来描写一个关于“时光隧道”的故事。

梨安十八岁来到青岛，进入一家物流公司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憨厚耿直的郁仓管、老谋深算的钱经理、诡计多端的田鸡、油滑懒惰的牛司机、善良温暖的美姨、脾气古怪

的方会计、好吃懒做的花小姐等人，与这些人共同生活在一起，有时开心，有时伤感，浑浑噩噩过着每一天。在青岛生活的三年当中，总是听到一个关于“时光隧道”的传说，他以为只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故事，可他的生活又总跟“时光隧道”有着或多或少的牵扯。夜晚，黑衣人来到他的梦境里告诉他，如果想回到过去修改曾经的错误，黑衣人可以帮他，梨安将信将疑。当有一天，他被调往上海总部，在那列神奇的火车上突然醒来的时候，他才惊异地发现，原来不知不觉间他早已穿过了“时光隧道”，他总想知道“时光隧道”的尽头是谁在等他，当他终于走进之后，却只看到了他自己。

梨安终于懂得和理解了人生，人生有时是长长久久对峙地老天荒，有时也只是一瞬间相遇电石火光。无论何种，过去都已经是过去，无法修改，也不必后悔。他唯一能做的，便是勇敢面对明天和未来，梨安知道接下去的路该怎么前行，他发觉自己长大了。

这是一个让人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的故事，关于友情、亲情和爱情，故事始终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情愫。梨安脱离了从前的苦难生活，开始了新的篇章，但在“翡翠岛”一切变得有条不紊后，他常常迷失自我。所以，这也是一本寻找自我的书。

这本书是在我的寓所完成的，我头顶有几株墨绿色的植物，伸展着浩大的枝叶，随着微风拂动着，召唤着某种隐秘的生灵，是人所不能见的。我想起了“时光隧道”，如果有一天，你能够走入“时光隧道”，看见从前的自己，你会跟他说什么呢？“嗨，你好吗？我是未来的你”，是这样吗？其实很多事都不必太纠结，放开过去，也就是放开自己，给自己松绑，生活会更轻松一些。

我辞了职，去泰国、菲律宾、土耳其转了一圈之后，回来把手边的书稿整理完准备出版，我开了一家日料小馆——“山町居食屋”，就在我所居住的安亭镇上，我还经营了六家民宿，名字统一叫“斑马旅馆”，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多家。

我的收入比上班时少了，但时间多了，能做的事也多了。人生短短数年，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工作和赚钱上，钱当然要赚，不必多，够用即可；生活也不必太奢侈，一日

三餐填饱肚子就行，这也是我接下去要过的生活。

如今我生活在上海一隅，日出而起，日落而息，看书、写作、听歌、会友、旅行，养了两只猫——李公主和李萌萌，爱它们像爱自己的孩子。

另外，值得欣慰的是，身边一直有一群好友相伴，买房子都买到一起来，天天见面也不嫌腻烦，他们陪伴我一个又一个寒暑春秋，至今依然在，他们的友情是我人生莫大的财富，胜过金钱。

这本书是送给外婆的，也是送给朋友和家人的，还有我的外甥女朱紫陌，读完之后，你会认识和发现另外一个我，并且相信我讲的这个故事。

米苏于上海安亭寓所

2017年6月15日

自序2

外婆的死

前天夜里，梦见外婆。

外婆到底有没有死，我一直对这个问题充满疑惑，春天来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外婆死了。

她被埋进了“稻田地”的泥巴地里，葬在外公身边，仿佛终于了了一桩谁的心事。

她几近眼盲，看不清楚这个世界，只能摸索着生活，跌跌撞撞，她的世界一半是黑色的。有一天，我站在她面前，让她猜我是谁，她急地直跳，冲我嚷：“快告诉我你是谁？你长得这么高。”然后我说了我的名字，她一把拉住我。

她的孙辈有二十二个人，按年龄来算，我是居中偏下的一个，本不起眼，从小也未在她身边长大，但她却说一直很想念我。去世前一年的秋天，她曾用我父亲的手机打过一个电话来，我那时已经在上海了，她问我的生活如何，过得可如意。听力不好的她，在电话里不停地喊着：“你说话，你说话呀。”

我说：“外婆，我在说话。”

她不理我，自顾自地讲：“那年，你送我的一块黄色手帕，有小兔子图案的那条，我一直用到现在，我用它盖在茶缸子上，那茶缸子也是你用剩了给我的，你还送过一把雨伞给我，说晴天遮阳，雨天遮雨，我都不太舍得用。晴天我沿着树下走，雨天我不出

门。还有，上次你来看我，买了三包豆粉，你知道我不喝奶粉，奶粉太腥，你还给了我五十块钱……”

某一年秋天，我在佳木斯读书，家人全部搬离北方，只剩我。休息天，我乘几个钟头的车，跑回老家，外婆那时一个人住在舅舅一所空闲的房子里，很冷。那时也很拮据的我买了豆奶粉给她，用我不多的生活费。

外婆看不见，她摸着我的脸说：“你怎么这么瘦，这么高。”我说要去三姨家一趟，外婆问我晚上回来住吗？我说回来。后来，天黑透了，又下起秋雨，大到无法出行。三姨让我住下，我不肯，我说外婆一定在等我。结果，我顶着大雨跑回去，外婆果然没睡，她却说这么大的雨以为我不会回来的。

她的炕，冰冷冰冷，摸着冰手。她一直有眼疾，看不见，很多事不能做，她说有次不知道，舀了脏水桶的水喝了，闹了几天肚子。

外婆摸索着给我铺被子，我的眼泪一口一口悄悄咽进喉咙，怕她听见。我躺下，靠着外婆睡，炕冷得让人打哆嗦，但我一点也不嫌，心里心疼着外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要走了，翻口袋里只有八十五块钱，是我下半月的生活费，留了五十给外婆，她不要，我塞进她兜里，我满脸都是泪，可外婆不知道。

我离家在外多年，十几年间，只见了她这一次。听说她越来越糊涂，她打电话给我的第二年，就去世了。

那是一个盛夏的早晨，我在上海的某辆公交车上，准备去上班，接到老家电话，说外婆走了。我不能控制自己，在公交车里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，完全不能停止，我逃下车，跑到没有人的地方一直哭到下午。

后来我回过一趟老家，那个我出生的小村子——“稻田地”，绵绵雨天。那是外婆去世三年后的事。

跪在雨天的坟地里，心哭得发抖，裤腿湿成一张宣纸，舅舅和表哥在放鞭炮，巢里避雨的鸟儿被吓飞，回程的路上，有人沿着林子采蘑菇。

所有人，把上坟当成一种仪式，必须完成的烧纸放炮，然后其乐融融地下山。沿着小路往回走，只有我心里的酸楚无法排遣，我始终沉默不语，表姐问我怎么了，我说不出口。我没资格指责别人的对错或是要求别人同我一样悲伤，外婆去世的时候我不在，他们哭得呼天喊地，几乎背气的时候我也没看到，他们披着孝布守在外婆的灵堂前，熬夜烧锡箔纸的时候，我还在上海呼呼大睡。我没有资格说别人的长短是非，因为首先我就是个不孝之孙。

外婆去世的消息是别人打电话通知我的，当时我哭到不行，泣不成声，但是下午过后，我就好了。我又变成了普通人、平常人，我的脸上看不见一点悲伤，照样做着自己的事，甚至还会外出见友人，吃饭喝酒，完全忘记我已经没有外婆了，我是不孝的。

但外婆却一直记挂着我，她去世的前一年也还时常同人提起我，她说：“不知为啥，那么多孩子当中，唯独记挂着他。”她说：“那孩子苦啊，小小年纪就离家走了，一生也要吃苦啊。”

外婆，世事都被你说中。

又是数年过去，我去杭州买房子，为了办各种手续，不得不时常往返上海杭州两地，累得心力交瘁。那次在杭州，中午等银行开门的间隙，我去一家面馆，边听音乐边吃着面，感觉很惬意。外面突然下起倾盆大雨，我抬头去看，窗外躲不及的人在雨里奔跑。

我猛然发现靠玻璃窗的位子上，坐着一位年迈的老妇人，她满头银发，气定神闲，悠然地吃着面，但她似乎眼睛并不好，一直眯着。我突然间想起外婆，耳机里的音乐正唱着“你会不会忽然地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好久不见”，我的眼泪再一次决堤。

前天夜里梦见外婆，还是那个样子，眯着眼睛，一直对我笑，满脸爬满深邃的皱纹。

如果时光可以倒流，外婆，我是不是就能够再见到你了。

我知道有生之年，不会再见到她了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-

第一章 在时光隧道里等你

- 037 -

第二章 去你的城市流浪

- 063 -

第三章 依稀魂魄萦绕的梦境

- 103 -

第四章 听不见的潮汐卷起千层浪

- 143 -

第五章

在没有你的世界里逃亡

- 175 -

第六章

一切有如梦幻复制

- 211 -

第七章

还没结束已重新开始

- 243 -

第八章

终于是烟消云散天破晓

第
一
章

在时光隧道里等你



亲爱的S：

你好。

这是一封非常冒昧又唐突但是完全没有恶意的信，我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够读到，也许一个月后，也许一年后，或者说是不是你本人读到，当然，我也不知“你本人”到底是谁。但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写这一封信了。

请原谅我这样奇奇怪怪的用词方式，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，我记得我或许见过你，或许没有，我也不能确定，因为我的脑子时常出现一些幻觉。

让我实话实说吧，我生活在遥远的北方，是一个学生，还在学校里死读着书，但我非常不喜欢读书，可老师和家长都告诉我只有读书才有出路，我只能按照他们说的做，所以我非常苦恼。你在读书还是已经工作了？能否给我一些建议呢？

老师让我们给远在外地的朋友写封信，可我没有外地的朋友，便胡乱在脑海中想了一个地址。说来也有趣，我一想，这个地址就从我的脑海中跳出来，沿着笔写了下去，于是，就写了这封信给你。当然“S”也是我随意写出的称呼，我想总有人的姓氏里面带“S”吧，比如我自己，我也这样称呼自己，所以，你才收到了这封信。虽然电脑已经不是特别稀奇的东西，但我们这个闭塞的小地方没有，我也只能靠“原始”方法与你交流了，盼望能收到你的回信。

另外，你见过一个画眼线的男孩子吗？还有，你养猫吗？

祝你一切都好。

你的新朋友S（如果可以成为你的朋友）

1993年3月15日

梨安知道天还没亮，深沉的夜像一张巨大的薄薄的带点腥气味的网，里面是个黑乎乎的混沌世界。他在这混沌之中睁不开眼睛，细碎的不知名的物质在空中飘浮着，使人无法呼吸。物质通过鼻腔进入到身体，然后植根在里面，慢慢地发散出它该有的东西，病菌或是养分，当然前者的可能性居多。

他对这表面熟悉实则陌生的世界连一句愤怒的话也说不出，大概只需始终保持着刻意的装腔作势的微笑，笑对一切苍生，爱或者恨。每一个出现在他面前的脸孔，他都应该对其微笑，不管内心有多么起伏不平，都一定要掩盖此时的慌张，掩饰他的处事不惊。

这世界始终对他怀有敌意，处处与他作对，不容许他有丝毫差池。这世界像个手持皮鞭的奴隶之主，虎视眈眈地望过来，一旦有细微错处，它便将其恶意地无限放大，大到梨安的整个未来都岌岌可危，都将在这混沌之中沦失湮灭，永无再生的可能，所以他必须处处小心谨慎、步步为营，他的人生也将永远只能是如履薄冰地踟躅下去。

在遥远的北国一个荒败破落的小镇里，母亲站在一间随时准备关门歇业的小饭店前，望着他，泪眼婆娑，与他作别，但没有挥手，怕他不肯走。这次他没有不辞而别，而是早两天通知父母，他即将南下寻找生路，这也是父母所希望的。他一半是做给自己看，一半是做给父母看，而多半是因为后者。

那时雪还没有停止，几乎以每天一大场的姿态，下了个铺天盖地人世茫茫，他靠着火墙坐着，背后是暖的，心里却不知滋味，多少有点冷，好像被一只巨大的手掌推着前进，前面是火坑也得跳，硬着头皮也得跳一跳。

他眼见着一个穿着黑衣的小人笑着对他说：“跳呀，你跳呀！”

父母的态度是和善的也是无奈的，诚如母亲所说的：“这个小镇，一眼尽头的小小萝城，是没有多少活路的，你还是走吧。”他果然就打算走了，但该去哪儿还不知道呢。

他去对门的小卖店打了几通电话，天南海北地找熟人，终于拿到了一个新的号码。所以，他准备动身了，母亲满脸喜色地给他包饺子，她说：“上车饺子下车面，一路得顺呢。”

他去城里服装店找姐姐宋梨雯，还有躲在镇南一间小房子里的哥嫂，同他们道别，仪式也好，象征性也罢，必须要做的。那时所有人过得都不如意，回来的时候，他坐着一辆人力三轮车，风吹得很冷，车夫问他是哪里人，他说是本地人，车夫“哦”了一声没再说话，不过是平常的问候而已。

“我就要走了呢。”他突然对车夫说。

“哦。”车夫随口问，“去哪里？”

“青岛。”他答。

“好地方啊。”车夫说。他猜这车夫并不一定知道青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，也许不管他说什么，车夫都会随声附和，不过是客套罢了。于是，再没有了接下去的话。

他不知道还要告诉谁他即将离开萝城的消息，想了半天，可能也没有谁想要知道吧，他从来都是独来独往，读书时也是如此，没有要好的朋友。小时候倒是有两个关系不错的女孩，但长大后各自去了不同的学校，也就不来往了。跟亲戚们也鲜有走动，有一个二伯住在乡下，一个小姑妈住在城里，但因他性格关系，问候也少，平辈的一些兄弟姐妹也不太搭理他，觉得他古怪得很。

他想起奶奶的姐姐——大姨奶，她的姓氏很长，名字叫桂珍，满族人，旧式礼教家小姐，民国前出生，读过私塾，也跟赤脚医生学过医术，懂得一点家常护理，还能帮人看一些医学常理无法解释的病症。她年轻时曾嫁给一个纨绔子弟，那人终日只知吸大烟